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

### 第四回 李金華茅店思親 杜雨亭荒村養靜

上回說到天津知府正分派賀楊氏母女，忽見堂下來了兩匹馬。這馬原從保定而來。馬上人下馬上堂，見了府主，呈上公文，府主拆看，見上面寫的是：「因他官聲清廉，判斷多才，調任保定府正堂」的話。豈止於此。看畢，一面檢點衙中事務，以待新任，一面差人進京，索聽李金華的下落，者且不題。且說李金華原係江南上元縣舉人，得中以來，父母相繼而亡。年方二十四歲，並未婚娶，故在永清有與賀淑媛定婚一事。然李金華，雖宿於賀家，實非好色之徒。只緣在永清店內，見淑媛舉止端莊，言詞秀雅，不似妓者之流，所以到其家中。一來問他原由，二來察其心地。一夜之中，並無他事。其節操略見一斑。只有正言，那有邪語，其所見甚投，將淑媛終身大事，向賀楊氏說明，訂為婚配，並留下紋銀八十兩為聘，非苟合者比。為賀家母女養廉。

自從離了永清，一路光景，亦不必表。但見他行之速速。及至到了黃村，天色已晚，所有大店客商皆滿，只有一座茅店未住行人。李金華不得不住於此處。

進店以後，只見兩個老店東，一男一女，在店中照應。便問道：「老掌櫃的，你二人是甚麼稱呼？」答道：「我倆是夫婦。」又問道：「膝下有兒女麼？」答道：「有一個小子，進城還未回來。」正說之間，見外邊來了一個五六十歲的人，走到院中，高聲叫道：「我娘哩？」從白髮小子口出。乃動人孝思也。那男店東答道：「給客做飯去哩。」又叫道：「爹呀，仍從白髮小子口出，更動人孝思。咱店中住了多少人哪？」答道：「就住下一輛車子，他主僕三人。小子你看看有草無草，好給人家喂牲口。」那人應聲而去。李金華看到此處，忽然想起自己父母，飯也沒有吃成，反來復去，連覺也睡不成了。明發不寐。有懷二人，可為金華詠之。到了三更時候，獨對殘燈，拿出紙筆題雲：

親生寧可食糟糠，勝似親亡衣紫裳。菽水承歡，朱紫何貴。

想到人生行樂處，白頭兒女喚爺娘。及時行孝，到老如童。

思親難見是徒然，但恨陰陽路回懸。風木興悲，幽明悵隔

聞說彌陀能接引，夢中渡我到重泉。仰仗佛力，重見親顏。夫人與淒涼客邸中，舉目無親，有不勝其苦思者，況有所感觸乎。李金華於黃村旅舍中，睹父子團聚之歡，興幽明阻絕之感，又聞老者之老，猶然以小子呼之。誰無父母，能不動傷。獨對殘燈，正是發明一點處。故其孺慕之詩，句句從天性發出。嗚呼！父母之不我待也。憶，當年之菽水，依膝下猶可承歡。恐他日之榮華，望庭中徒增浩歎。故父母俱存者，為第一樂事。速當及時行孝。若迨子欲養而親不待時，徒悲何益。查查泉台，恨不得見父兮母兮，又焉得與我夢寐常通也耶。

寫畢，將筆投於案上，又哭了片時，並未合眼，天已五鼓。轉眼日出三竿，吩咐套車。上車直奔京都。

到了禮部，打聽友人杜淦在印否？這杜淦係河南光州固始縣人，號雨亭。與李金華乃拔貢同年，職授鑄印局員外郎。此時因身力不壯，遂告病在部，養靜於京南之善莊。李金華到時，已卸印三月有餘。李金華聞知此信，先寄居旅店。

次日，便向善莊而來。到了莊外，見有土人，便問道：「禮部鑄印局杜老爺在貴莊寄住麼？」答道：「即在莊中間觀音堂內。」李金華才下車，步行直到廟外。見山門緊閉，耳門不開，便拍了幾下，內有老僕開門，認得李金華山門閉，則氣息深穩，耳門不開則內注於一，故能認得金華，此念佛入手之法門，亦即念佛極至之景象也。便道：「李老爺幾時到京？」答道：「剛到，你老爺在家否？」答道：「早間同莊中人出去，至今未回。請老爺裡邊坐。將行李車卸下，我家老爺不久也就回來了。」說畢，即同李金華之僕人李忠一同忙活。

李金華到了東禪堂內，見其中書籍滿室，琴棋在案，雅趣之極未見靜中人，先入靜者室。大有仙境迥異勢祿場中。別有天地，令人欽慕。看了看架上書籍，盡是養靜部頭，順手取出一冊，卻是清靜真經。雖然略看一遍，卻稍知其中奧妙道主於安靜全中人方能領略。也就放在原處，臥在床上歇息。

不多一時，那杜雨亭也就回來。一掀門簾，見李金華在內，便道：「咦？你從何處來？稀罕的很。」便上前握手。彼此說了些周旋話，方才落坐。李金華道：「吾兄在此，倒也清靜。」雨亭道：「非是為弟矯情，近來精神不足，朝中事務沒能辦。與其白吃皇家俸祿，何若退居林泉。一來可以保住性命，二來也可少離塵氛。雖不能尋得真機，實能丟開些俗情。不管東西南北，高興念兩句佛坐一坐靜，若不高興，就到莊前莊後閒步，風月胸懷何等灑落。或與鄉人閒談。投了機會，也可將那人所當行的，百行孝為先。說與他們，人所當禁的，萬惡淫為首。勸戒他們。或者日習漸染，將這人情正得一點，正己在者個，正人亦在者個，寓勸戒於休職後，何啻重行仁政。也未可知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吾兄誠人間天上矣，莫非仙乎，令人神往。弟雖不能及，心嚮往之。但此功名念頭，將弟牢牢拴住，總是打不破。」杜雨亭道：「既然有這念頭，明年便是會試年，大約必有可望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吾兄念及於此，你我兄弟，非同泛泛，還求大大指教。」杜雨亭道：「不必過謙，彼此標榜一二。」李金華於此，遂在廟中居住，轉眼五月有餘。這日，忽然嚏噴不止，耳熱眼跳，心中甚是悖悖贊。不悖悖贊，更當樂極。不知為何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大凡神聖仙佛，未有不孝父母者，何也？孝者仁也，不孝則去仁矣。君子去仁，惡乎成名哉。然必有誠正工夫，乃能從心中發出，都是孝思。蓋黃村者意所生之處也。意不誠，則念念皆妄；意既誠，則念念俱真。李金華在黃村旅店，觸動孝思，作詩二首，所謂念念俱真，都是孝思也。真與敬相表裡，敬與沉相依附。敬畏生則不浮躁，沉摯極則不靡麗。夫天下惟不浮躁靡麗者，乃可以養靜修真。然得止必先知止，欲得至善之地，當先知至善之地。此杜雨亭善莊養靜，而金華得以到此相見也。抑吾思之，李金華生於上元，宿與永清，感物思親，見色不淫，端人也。其取友必端矣，此雖不足，概其生平，未始不略見一斑也。然必生於上元，乃可感物思親，宿於永清，乃可見色不淫。蓋上元者，元善之上乘；永清者，清涼之真種也。若夫杜淦姓兼木土，名裕金水，直謂之南無木土金水也。可職授鑄印局員外，陶鑄三教之心印者，必此人也。故以雨亭為號，蓋取其大沛甘霖，普及眾生也。其時時與善莊人勸懲者，職是故也。

理注：

且說，謝春和因為官清廉，方能弔升保定，是保元神，得定亟養太和之氣也。李金華，係江南上元縣，即泥丸真精降於中丹田。到了賀家，卻是心腎相交之義，莫作妓者看。李金華，進京路過黃村，黃脾藏也。自有茅店一所，入化城未到寶所，見二老人乃乾坤相配。西南得朋是也，又進京尋找杜淦，要參本性，來到善莊，止於至善之地，找見杜雨亭，才能見性明心。

偈雲：

克己功夫是復初，止於至善妄念無。